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梦妮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 精准扶贫攻坚战进行时

## 广西“石山王国”：从石头缝里“抠”出脱贫产业

新华社南宁11月27日电（记者董振国、何伟）被称为“地球癌症”的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岩溶地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广西石漠化地区涉及数十个县区，有近一半贫困人口长期在此生活。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全面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统筹推进石漠化治理与脱贫攻坚，从石头缝里“抠”出脱贫产业，带动一大批群众脱贫致富。

### 秃山变青山 石山披“绿装”

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号称“石山王国”，人均耕地仅0.7亩，是广西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

初冬时节，记者乘车从都安县城出发，在山坳里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下坳镇加文村，看到山上依然一片绿色，漫山遍野种着核桃树、山葡萄等。56岁的村民蒙绍亲说：“10年前山上都是光溜溜的，一点绿色都没有，现在山上种了核桃树，农民用上了电和煤气，也不再砍柴烧了。”

“水在地下流，人在地上愁，禾苗田中旱，吃水贵如油。”这是广西大石山区的生动写照。喀斯特地区地表难以蓄水，加上一度乱砍滥伐，许多地方山秃了，泉水、溪流难觅踪影。

“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最大的障碍是缺土缺水。”自治区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核桃树耐旱耐瘠耐寒，有利于恢复水源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瑶族群众在修建水渠（2011年8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 涵养能力。

蒙绍亲说，政府支持发展核桃种植，给予良种、有机肥和人工费等补贴，一棵核桃树大约补贴15元。他家在荒山上种有3亩核桃树，挂果后将是家里的“摇钱树”。

### 石头缝里“抠”出脱贫致富产业

大石山区如何实施造林绿化发展生态产业，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是广西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努力破解的难题。广西2008

年开始实施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开展“绿满八桂”造林绿化等重大工程，探索出“猪—沼—果”等多种生态农业治理模式、种养与培育后续产业相结合的治理开发模式。

天峨县经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披上“绿装”。2017年年底天峨县森林覆盖率达79.93%，土壤水源涵养能力大大增强。天峨县委书记陆祥红说，好生态成了天峨的金字招牌。在呵护绿水青山的同时，还培育开发特色水果种植、林下养殖等绿色产业，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都安县下坳镇加八村第一书记覃清鹏说，因为土地严重石漠化，过去村上没有产业。通过大规模实施植树种草，不仅生态环境好了，还发展起脱贫产业。目前村上通过“贷牛还牛”模式养殖肉牛48头，种植核桃1800亩，山葡萄已挂果200亩，基本覆盖全村所有贫困户。

近年来，大石山区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都安县创新推行生态种养模式，发展“贷牛还牛”“贷羊还羊”等精准脱贫产业，同时带出粮改饲、屠宰、加工、物流、冷链等产业，探索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销无缝衔接的扶贫产业发展新路。

“贫困群众积极参与‘贷牛还牛’‘贷羊还羊’和粮改饲等项目，一亩地的产值大为提高。”河池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勇说，“人下山、果上山、羊入圈、药盖石、水蓄柜、草绿地、土保持、民致富”措施，让

都安找到了治贫兼治石漠化的可行路径。

### 既是一场产业革命，也是一场绿色革命

位于典型石山区的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几十年坚持造林绿化，目前山上森林茂密，生态环境良好，产业也发展起来。

村民介绍，当地植被上世纪50年代遭受严重破坏，60年代村民开始栽竹种果，移植中草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山顶林、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桑”立体生态发展模式。在外创业多年的李荣光和村里几名党员商量，决定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经过努力，弄拉生态旅游产业火起来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弄拉旅游专业合作社目前成员有150人。2007年弄拉屯村民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2017年达到1.9万多元。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返乡，成了弄拉景区的“上班族”。

在广西石漠化片区，通过有效推进石漠化治理和脱贫攻坚，林下经济、长寿养生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蓬勃发展，部分地区石漠化得到遏制，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这既是一场产业革命，也是一场绿色革命。”自治区扶贫办项目处处长邓妙宏说。

## 土岭村不“土”了

仅仅两年时间，精准扶贫让土得“掉渣”的土岭村，甩掉土气，尽展新颜。

平均海拔1200米的土岭村，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大山深处的一个重点贫困村。

过去的土岭村有多“土”？一些村民将其概括为：走路带泥巴、没事就打牌、致富没门路、外人不愿来。

“原来出门，洗个鞋子就一盆泥巴水……”“过去有村民在外地打工找了女朋友，带回来准备结婚，对方到村里看了看，就再也不来了……”讲起以前村里的“土”样，村民们记忆犹新。

现在，土岭村完全是一番全新的景象。记者近日在村内走访发现，土岭村组公路全部硬化，实现组组通水泥路；不仅如此，还组组通动力电，组组通光纤。

基础设施大变样、主导产业大发展、集体经济大跨越、乡风文明大提升——土岭村不“土”了。

不仅不“土”，还很“新”。在村里走走看看，新气象随处可见。

在村民粟灯英的小卖铺里，分类陈列着水果、饼干、油盐等物品。她告诉记者，现在生活好了，村民买饮料、牛奶都是一箱一箱地买，小卖铺的月均营业额超过十万元。

就在小卖铺的玻璃门上，张贴着移动支付二维码。“很多人都用手机支付，很方便。”粟灯英说。

天还未黑，村委会前的文化活动广场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陆续聚到这里，跳起广场舞。

村民何兴莲家离文化活动广场有四五里路，她和丈夫白天忙农活、家务活，晚上丈夫骑摩托车载她过来跳舞。“以前没这些，晚上看看电视啊，打打牌啊，八九点钟就睡了，现在感觉村里热闹多了。”她的丈夫卢祖清说。

从易迁小区到村委会，宽阔的主干道，整齐的太阳能路灯，让人恍如置身城市街区。“晚上一个人走路也不觉得害怕。”易迁户彭双说。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葡萄成为脱贫主导产业，走出大山，远销武汉、荆门等地。武汉、荆门等地的游客也慕名来到土岭村，住上民宿，沐浴清新山水。

在易迁小区旁，国家电网公司投资80万元为该村捐建的民宿旅游接待中心已经破土动工。据国网恩施供电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郭金轩介绍，该中心将于2019年6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土岭村的旅游将迈上新台阶。（记者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11月27日电

##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9年专项扶贫资金909.78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记者11月2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



新华社发（朱禹制图）

## 剑门关下，“种子”下山的故事在流传

新华社成都11月27日电（记者周相吉）秦巴山深处，剑门关下，“种子”下山的故事在流传。故事的主人公——77岁的赵玉林，曾是一位身患残疾的贫困户，如今不仅已走出贫困，还带领周边群众增收，让致富的“种子”生根发芽。

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柏垭乡井泉村，记者日前见到了赵玉林。他虽然行走不便，但精神矍铄。“我现在还有很多学生呢，这些学生都是周边村民。”赵玉林说。

老赵的房前屋后，长满了白芨、夏枯草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是我从山上请下来的。”赵玉林说，他在山上采集药材种子和幼苗，再移植到村里，没想到也成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门路。

井泉村第一书记唐正兴告诉记者，几年前，赵玉林和老伴因为肢体残疾，被定为贫困户。但老赵并没有等靠要，而是自力更生想办法脱贫。“我从电视上看到中药材价格还可以，就想弄点中药材来种植。”老赵说。

老赵决定种植白芨。但他一打听种植价格，倒吸了一口冷气。“种苗2元一株，一亩地的种苗费估计得2万元左右，那是个天文数字。”老赵说，虽然遇到困难，但他还是要试一试。

赵玉林和老伴决定到山上找中药材种子和幼苗。每年三月，秦巴山草木苍翠，也

正是不少草药“破土露苗”时节。几年前，老赵和老伴背着竹篓，拿着小弯刀，一瘸一拐地进入秦巴山密林之中。几天下来，他们只找到极少的野生白芨苗。“那一年，我们挖了很多车钱草幼苗。”老赵说，他们把车钱草栽在了庄稼地里。

第二年，车钱草长势喜人。老赵满以为能挣到“大钱”，结果车钱草长得太大，根系深深地扎入地下。老赵和老伴要费好大劲才能把车钱草连根拔起。“我们体力不行，种车钱草还是不行。”赵玉林说。

老赵铁了心，决定上山找野生白芨苗和夏枯草苗。他带着水壶、干粮，进入森林一找就是一天。“有时候一株白芨苗都找不到，有时候能找到几株。”赵玉林说，由于野生白芨苗稀少，他前些年每年都要进山寻找种苗。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后几年里，赵玉林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种满了白芨、夏枯草。他及时为这些幼苗排水、除草、施肥、防虫，果然获得丰收。

老赵把收获的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又育成苗，成片栽种。就像滚雪球一样，他的药材种植规模从不足一亩发展到3亩多。“前年，我卖中药材挣了8000元。”赵玉林说。

柏垭乡党委书记熊丽蓉说，老赵在移栽过程中，也得到驻村农技员母文松

的指导，并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而老赵请“种子”下山的事也越传越广。除了本地村民，还有外地村民来“取经”。

2017年，井泉村村民唐翠华在老赵的带领下，种植了白艾、车钱草等中药材，当年就挣了2000多元。“老赵脑壳灵活，种中药材简单易学，挣钱还省力。”

今年，井泉村流转了150亩土地用于种植沙参和夏枯草。老赵把3亩地也流转了出去，除了每亩每年有300元的流转费外，每年他在中药材种植地里务工，还有近2万元的收入。已经脱贫的赵玉林说：“这样比自己种更合算，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井泉村曾是柏垭乡最偏远的村，山高沟深、土地贫瘠。全村172户农户，有55户贫困户，是剑阁县深度贫困村。熊丽蓉说，精准扶贫以来，村子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土坯房被小洋楼代替，烂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荒地上种满了中药材……如今，井泉村已成功脱贫。

“这些变化离不开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更离不开国家的扶贫政策。”熊丽蓉说，最关键的是，村里以赵玉林为代表的贫困户不等不靠，这是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根本原因。

冬日的清晨，山间积雪尚未完全消融，家住涪江村村尾的苏孝平便坐上农用车去买车羊了。若是在两年前，这一颤为寻常的举动在村里可算得上“奇观”。

涪江村位于宁夏西吉县偏城乡一处山沟之中，原名烂泥滩村，以前村如其名，民房烂、道路烂，一遇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就成了泥滩，大人出不了村，小孩上不了学，就连老人生病也难送医。

“不仅房子、道路烂，村里经济发展也十分萧条。由于缺乏产业，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多数人常年在外谋生，留下来的也大多对生活没有盼头。”涪江村驻村第一书记秦振邦说。

秦振邦至今记得，去年年初，他刚驻村时挨家挨户走访，一谈发展，村民们便唉声叹气，尤其是苏孝平，只顾坐在炕上发呆，连眼皮都懒得抬。同行的村干部看不过去，提醒说来的是第一书记，苏孝平皱了眉，表示“谁来都不顶事”。

“那时家里收入全靠地里种的一点玉米和洋芋，日子过得得不下去。秦书记来时，我们正打算到新疆投奔亲戚去。”苏孝平的妻子苏罕买道出了实情。

为了帮村民们早日脱贫，秦振邦考察全村情况后，决定引导村民养殖肉牛，发展出一个脱贫主导产业。然而，大部分村民生活紧紧巴巴，根本没有购买基础母牛的资金。于是，秦振邦一边协调银行为村民发放小额贴息贷款，一边挨家挨户做工作，给村民打气。

据村民们回忆，那段时间，秦振邦天天在农田里、灶台边、家门口宣传扶贫政策，讲授发展思路。而对于苏孝平，秦振邦更是照顾有加。我之前从没贷款养过牛，心里也打鼓，秦书记就在我家炕上连住了

两晚，掰着指头帮我算账，投入、收益、风险算得清清楚楚，我才决定试一试。”苏孝平说。

随后，银行按照一般养殖户5万元、养殖户10万元的贷款额度，给村里所有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的村民发放了贷款，村民们陆续购进基础母牛进行养殖繁育，下了公牛犊，便育肥卖掉还银行贷款，就这样，全村肉牛存栏量从80多头逐渐增加到750余头。

烂泥滩村养殖业发展起来的同时，各种扶贫政策也向这里倾斜，去年3月到11月，烂泥滩村先后实施危房改造等多项惠民工程，水泥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互联网也陆续进入每户。不仅如此，烂泥滩村还成为福建省厦门市涵江区的对口帮扶村，获得了涵江区100万元资金帮扶，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近日，记者走访时看到，村道宽阔平整，民房整洁气派，沿途牛羊圈、祠堂、农机等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记者在村部采访时，好几拨村民前来找村干部申请提高贷款额度，用以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去年底，村民人均纯收入达6500元，实现了整村脱贫，村民村貌、村民精神状态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再叫烂泥滩就不合适了。”偏城乡副乡长闫霖说，今年初，村子正式更名为“涵江村”，有感谢涵江区帮扶的意思，而“烂泥滩”这个名字则成了历史。

如今，苏孝平家肉牛存栏量达到15头，年收入近10万元，不仅摆脱了贫困，还盖起了新房、购置了农机，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以后，我们再把羊养好，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苏孝平笑着说。

（记者靳赫、温竞华、谢建雯）  
据新华社银川11月27日电



扫描二维码关注  
“碧桂园”  
微信公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公号

